



田园风雅

蜡梅寒香

■陈福厚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酒后，捧一杯清茶，我漫步在这暗香流动的蜡梅树林里，在这久违的故里，领略这份久违的诗意。

月色朦胧，那盛开的朵朵蜡梅也就看不分明了，只觉得那么浅黄的一片，一层层向外淡去。在这清冷的夜，我的思绪飘飞在每一片精灵般的花瓣间，感受着她们的心情。这沁人心脾的芳香是她们欢快的笑声，在这甜甜的笑声中，我沉醉，沉醉在这香与色交织的梦境里，和着蜡梅花的生命旋律尽情地享受着那份绽放的荣光。

自古以来，蜡梅花都倍受人们的喜爱：风雪中她独傲枝头，苦寒中她散发清香。千百年来，她一直是文人雅士笔下的宠儿，凡俗子追求不懈的一种境界。她的精神在花瓣上闪耀，她的品格在清香里传播。

起风了，我酒意未消，乘兴起舞：十指拨清辉，双袖拂暗香。好不惬意！
直到舞累了，兴尽了，我才拣一块光滑的石头

蹲下小憩。悠悠地，呷一口香茶，让这份随花绽放的激情慢慢冷却。

风大了，残叶阵阵颤动：虬枝上挣扎的，夜空中滑落的，地面上翻飞的，都沙沙地诉说着什么，仿佛一曲哀怨的挽歌，又仿佛一幅历经苦难的炼狱图。我酒意全消，深深地吸了口气。一小片叶子悄悄地粘上我的脸，我赶忙用两个指头拈着它，把它丢开，它是那样的潮湿而粗糙。

不知怎么的，那种感觉让我久久不能释怀，我有些不安起来。那沙沙的声音一直在耳际响个不停，鬼魅一般。我忍不住又拾它起来，它是这样的潮湿而粗糙。这一次，我没有丢开，借着朦胧的月光我仔细地端详着：它已经枯败得毫无生机，如行将就木的老人；斑驳的印迹让它丑陋不堪，如荒漠中残留的一片废墟；淡淡的月色又给它涂上了一层苍白，它就在这苍白中苦苦挣扎。这些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一种莫名的感觉涌上心头：那粗糙里是否记载了它此生的沧桑，那潮湿中是

否注满了它斑斑的血泪，那枯败是否见证了它的辛酸苦痛，那斑驳是否蕴含着它的奋斗历程？

冷风还在袭来，黄叶还在飘飞，蜡梅花依然独傲枝头。如果说在枝头闪耀的梅花是一种荣光，那这悄然凋零的黄叶又是什么？我们又为何总是看不到呢？如果说黄叶还有上一辈是无怨无悔的付出，那我们对他过少的关注是不是在逐渐的忘本呢？

在这浮华的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不停地忙碌着，用绿叶一样的青春追求我们的梦想。在这个充满欲望的尘世中，我们的梦想大都演变成对名和利的追逐。于是，生活中，我们热衷的都是那枝头上的荣耀和芬芳，至于根、茎的付出，绿叶变黄然后悄然消逝，我们都不曾注意到。渐渐地，我们忘却了父辈，忘却了亲情，迷失了自我，失去了生活中本该有的那一份温馨与甜蜜，宁静和淡泊。

深深地，我吻着那片叶子，那片残败的蜡梅花叶子，在潮湿与粗糙中，我尝到了淡淡的梅香。

佳作赏析

品读岑参的“白雪”诗

■罗保传

在我国历代诗人笔下，描写雪景的诗词不计其数。然而，在塞外咏雪诗中，最让我喜爱的当数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这首边塞诗单从题目看，不言而喻，这是诗人记叙自己送别归京使臣。“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诗人起笔想象奇特，明明写的是边塞风雪，却给人春意无边的感觉。一夜之间，仿佛春风吹拂，万千树木全都开满梨花。当我读到这句时，顿感是神来之笔。

北风凛冽，天昏地暗，雪花弄湿了幕帐，将军的弓却怎么都拉不开，都户的铠甲也冻得难以披挂，而沙漠竟然结了冰。正如诗中写道：“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大雪纷飞，中军帐里设置酒席招待回京的客人，琵琶声羌笛声互相交织。不一会儿，“轮台东门送君去”，让岑参

惆怅不已。“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悠悠情思，依依不舍，复杂的情感更是让人耐人寻味。

岑参为什么能把这首诗写得如此优美呢？我想，诗人之所以能写出千古佳作，这和他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史料记载，岑参曾两度出塞，前后在边疆生活约有六年。公元754年，他在北庭都护节度使封常清处任判官，驻轮台。而这首边塞诗就创作于这一时期。受封常清赏识，他怀着到塞外建功立业的理想，在西域供职三年。期间，他亲身体会到塞外的大美风光，为民族团结巩固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凭借敏锐的观察力，他用浪漫奔放的文字为我们描绘出大唐时期西北边塞的奇异风光。

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首边塞诗中，诗人以一天雪景的变化为线索，诗中连用四个“雪”字，生动地写出自己和武判官在别前、别

、临别、别后不同时刻的雪景。尽管我们不知道那位武判官名叫什么，但有一点千真万确，那就是岑参以雪景寓送别之情，不愧是唐诗中的璀璨明珠，堪称大唐边塞诗的压卷之作。

而岑参的另一首诗歌《天山歌送萧治归京》，也写出了他的真性情。这是一首赞美天山雪的诗歌，也写出了诗人对友人依依难舍的情感。天山之雪天上来，在人间绵延无尽。送别时大雪纷飞，而赠送的礼物却是傲雪青松枝。一句“惟有青青松树枝”，意味无穷，可以想象诗人当时的心境：为了国家安宁，戍边将士离家万里，来到冰天雪地中保家卫国。

时至今日，我们很难看到八月飞雪的塞外风光，也不知萧治之后的仕途如何，更不知那武判官的真实名字，却记住了这样两首情真意切的好诗，记住了那位雪中依依送别的大诗人岑参。



《白羊背的黄葛树》 李一夫/油画

心香一味

蜀乡红薯香

■谈惜言

秋冬季节，走在老家的田野上，定能看到四周的田地里，那些稀稀落落冒起又四散的白烟，空气中充满一股焦糊又好闻的干草味道。那是村民在给土地准备过冬的“养料”。

田间地头，时常还能碰到一群孩子在田野间围着火堆偷笑，他们望向火堆的眼神，夹杂着期待……那一定是在烤红薯！

秋冬，是吃红薯的季节，这对于童年的我和那群孩子而言，有一种不需要小贩的叫卖声就能唤醒的默契。

听老人们讲，物资匮乏的岁月中，红薯在我家有着和主食齐名的地位。

老家流行一种“焯饭”，一般是瓜豆类时蔬垫底，再用半生的米饭紧密均匀地将其覆盖，最后置于锅中用小火慢煨，达到饭菜同熟的效果。有了蔬菜的点缀，相貌平平的米饭就裹挟了馥郁的菜香；有了米饭的辅佐，肉质淳朴的瓜豆也渗透出回味的悠长。

奶奶就是做红薯焯饭的高手。她会在炙热的大铁锅里先抹上一两滴猪油，然后将成块的红薯从容地倒入，每次要等到铲子翻烫的音符休止，才把米下锅。这样做出来的红薯即使熟透也依旧有型，外刚内柔，不丢失食物的质感。

加上猪油的润色，红薯最终宛如莹玉，和松软的米饭相映成趣，像一道精致的料理，在那个日子过得紧巴凑合的年代，最大限度地维持着不将就的本意。

在懂得挑食的年纪，红薯对我来说，逐渐变成一种可替代品。

纵然是山珍海味也难保不会吃腻，何况是红薯？每当那个时候，母亲从不会戳破我那显而易见的窘迫心思，总是细心地洗净双手，匀一捧红薯焯饭在手中，再裹入一块焯饭中必会留存的锅巴，耐心地搓合在一起，待到成型后，变戏法般地突然递给我：“快看，妈给你买了块肥！”

“肥”在本地方言中是零食饼干之类的东西，对小孩子的吸引力可想而知，加上红薯天然带甜，锅巴也有着暖暖的蜜橙色……光看这充满新意的形状，都找不出一个坚持挑食的理由。

长大后才知道，那所谓的“肥”有一个更为人知的名字——饭团。而这个红薯味的饭团，像母亲说过的其他谎言一样，都有着善意而温暖的内心。

而烤红薯则和红薯的其他做法不同，势必

需要一场群体性的劳作，才尽显滋味悠长。

挑一个无雨的日子，约上伙伴三俩，田埂上刨个小洞，揣着生火、抱柴捡枝、各司其职。烤红薯要以地里挖出多天后表皮风干的为佳，用干树枝或玉米棒做底炭，红薯铺于其上，再用干草、粗柴做“棉被”确保这个由草本枯藤烘托而成的“暖炕”，足以让红薯表皮均能“睡熟”。做完这些，工序已竟大半，剩下的不过偶尔添柴，把期望放心地交给时间。

不消几次家常，不过几圈游戏，免不了急性子们的反复询问，抵不过几次老猎入般的耐心克制。红薯一旦熟透，那自然迸发的香味，便是鲜明的指引。围坐一圈的孩子们顺着这个味觉信号，掏灶吹灰、双手腾挪、辗转哈气，烫手的红薯稍一放凉，揭去那一层灰褐色外衣，里面包裹着童年里最暖胃的“金黄”。

一口下去，魂牵梦萦……

岁深了，城市的巷弄间也时有小贩推着烤红薯沿街叫卖。若是碰到一群忍不住任烤炉打量的人，不用惊奇，他们的记忆中，一定有或白或黄的红薯，熟透在故乡的田野上。

那是一种激扬文字也难抑制的“痒”，那是一种不用靠近，就能吸引的香。

诗词春秋

我

■楚源

我是水流中的一颗沙粒
从山中来
随波涛而去
浮浮沉沉
越过了千万里
出发时的山涧小溪
青山翠谷草地
虫儿鸣鸟几啭
依然历历
那溪流中的欢愉
懵懂的憧憬
前程的期许
似有无穷动力
吸引我义无反顾奔向陌生之地
看过了袅袅炊烟
欣赏了柳荫花红稻金
送走了一簇烟雨的清晨
听闻了一叶孤舟的轻叹生平
知道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蕴
一路奔波
来到城市的繁华锦里
那漫天绽放的烟花
流光的缤纷
熙熙攘攘的市井
纷纷扰扰的悲欢离合
千变万化的日新月异
让我兴奋不已
正在回味深长之际
水流又把我带向海里
我要把故事讲给其他沙粒
他们却淡淡一句

我要的不是回忆
而是不停地前行
期待海那边的更好风景
我在沉默中惊醒
我是一颗沙粒
何须多言安语
随波去
只有丰富的经历
才是寻找的最好意义

红尘有爱

冬至饺子

■岳立新

十天前，母亲打电话对我说：“冬至快到了，我给你们包了不少饺子，已经寄走了。”挂断电话，我满心欢喜，虽然现在随时都能买到速冻饺子，但总也吃不出家的味道。那是我还在部队时一次休假回家的一顿牢骚，让母亲记在了心里。从那年开始，每逢冬至前夕，我们都

会准时收到母亲亲手包的不同馅的饺子。

雪花飘摇，打开我尘封的记忆。在我小时候，冬至时，天还未亮，母亲就早早起床，到村北头杀猪匠那买回新鲜的猪肉，在种蔬菜的张婶那买来翠绿的韭菜，粘到自家菜窖拿出一个大南瓜，剁碎，加酱油、精盐、葱末、姜末、麻油搅匀为馅儿；以清水和面，切成剂子，擀出圆圆的面皮备用。每逢这时，我便会上前，偷偷揪下一团面团玩。

偶尔我也会凑热闹“主动帮忙”，但笨拙的小手捏出的饺子又瘪又丑，母亲却并不嫌弃，还常常夸我长大了，会帮娘干活儿了。随着面团在母亲灵巧的双手间滚动，一颗颗白白胖胖的饺子便成型了。母亲煮饺子也有“绝技”：咕

嘟嘟的开水锅里，元宝似的饺子载浮载沉，如一群肥鱼在浪尖儿上上下下翻跃。等“鱼儿”鼓圆了肚子漂在水面，便倒进去一些糯米香醋，一锅绵软香糯的饺子瞬间散发出米醋的清香。此时便用笊篱捞起，盛在碗里，但见热气袅袅，又闻香气缕缕。母亲包的饺子所独有的香味包裹着我的身体，沁入心房，至今难以忘怀。一碗饺子下肚，额头渗出热汗，把寒冷赶到九霄云外，那冬至饺子的味道，是温馨的味道、家的味道。

如今，每到冬至，吃着母亲寄来的老家的饺子，我眼前不禁浮现出一幅画面：一个顽皮稚童守在冒着氤氲水汽的大锅旁，饺子刚刚浮上来，他就迫不及待地捞起来往嘴里放，烫得龇牙咧嘴，不住地往外哈气，一旁年轻的母亲一副好气又好笑的样子……